

新文學之使命

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然而我們於創作時，如果把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十分存在意識裏面的時候，我們是很容易使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取一定之方向的。這不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現象。

一講到文學上的目的，我們每每立刻感着一種可驚的矛盾。原來世上的東西，沒有比文學更加意見紛紛，莫衷一是的。有些人說牠是不值一文錢的東西，有些人簡直把牠當做了自己的一切。即在一樣肯定文學的人，都有人生的藝術 *l'art pour la vie* 與藝術的藝術 *l'art pour l'art* 之別。藝術的價值與根本既然那樣搖搖不定，所以我們如把牠應用在一個特別的目的，或是說牠應有一個特別的目的，簡直是在砂堆上營築宮殿了。

然而這種爭論也不是決不可以避開的。如果

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麼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能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為牠們的奴隸。而且這種爭論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我們沒頭去鬪爭，則我們將永無創作之一日。文學沒有創作，是與沒有文學相等。所以我們最好是把文學的根蒂放在一個超越一切的無用爭論之地點。這與科學家取絕對的靜止點 absolute rest 意義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從此可以排去一切的障礙與矛盾，而直趨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

文學既是我們內心的活動之一種，所以我們最好是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作牠的原動力。一切嘈雜的爭論，只當是各種的色盲過於信任了自己的肉眼，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譬如對於紅色是色盲的人，只能感到紅色的補色，雖然原來是一樣的白光。如果我們承認光是白色的，那麼，那些色盲的是非，我們可以了悟是他們各人所認識的只限於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原故。我們又可以由他們各人的爭執，約略可以知道白光有些什麼成

分。我們由各成分的性質，又可以確定我們對於全部的見解。這樣研究起來，我們不僅不怕什麼矛盾，而且我們可以征服牠們，利用牠們。

我們既能由一個超越的地點俯視一切的矛盾，並能在這矛盾之中，證出文學的實在，那麼，我們對於我們的內心的活動，便不難看出牠應取的方向，也不難自由自在地使取我們意中的方向了。

我們說文學有目的，或是有使命，是從這些地方說的。

然而文學的目的或使命却也不是很簡單的東西，而且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之目的，實在說起來，已經離真的文學很遠了。他們不是把時代看得太重，便是把文藝看得太輕，所以我們的新文學中，已經有不少的人走錯了路徑，把他們的精力空費了。我在這裏想由那個根本原理——以內心的要求爲文學上活動之原動力的那個原理，進而考察我們的新文學所應有的使命。

我想我們的新文學，至少應當有以下的三種

使命：

1. 對於時代的使命，
2. 對於國語的使命，
3. 文學本身的使命，

而這三種以外，我想却也不必貪多了。

我們是時代潮流中的一泡，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自然免不了要有牠的時代的彩色。然而我們不當止於無意識地爲時代排演，我們要進而把住時代，有意識地將牠表現出來。我們的時代，牠的生活，牠的思想，我們要用強有力的方法表現出來，使一般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有一種迴想的機會與評判的可能。所以我們第一對於現代負有一種重大的使命。

現代的生活，牠的樣式，牠的內容，我們要取嚴肅的態度，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對於牠的不公的組織與因襲的罪惡，我們要加以嚴厲的聲討。

這是文學家的重大的責任。然而有些人每每

假笑佯啼，強投人好，却不僅軟弱無力，催人作嘔，而且沒有真摯的熱情，便已經沒了文學的生命。一個文學家，愛慕之情要比人強，憎惡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一個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的時代，一個競於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我們的社會的組織，既與這樣的時代相宜，我們的教育又是虛有其表，所以文學家在這一方面的使命，不僅是重大，而且是獨任的。我們要在冰冷而癱瘓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搖搖的激震。

對於時代的虛偽與牠的罪孽，我們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砲火。我們要是真與善的勇士，猶如我們是美的傳道者。

我們的時代已經被虛偽，罪孽與醜惡充斥了！生命已經在濁氣之中窒息了！打破這現狀是新文學家的天職！